

# 悲程三万里（下）

## ——谨以此文缅怀妈妈

成“右派”后当了农民，妻子为了养家糊口给人当奶妈。二舅几番周折，居然找到了奶妈，老人家还清楚地记得我在襁褓中的许多细节。

到家了，这个小院子曾经花木扶疏，如今面目全非，败落萧条。听到身后有人说：那人是他们家老二吧？

大步跨进前屋，任何绝望中的幻想顷刻间都被真真实实地砸得粉碎。看到妈妈的遗像，我瘫伏在地，脑子里一片空白……。

三  
妈妈只活到69岁，一个给儿女留下无限遗憾的年龄。有句老话，“床前百日无孝子”，是说人老衰病，子女会被拖累得失去孝心。我甚至自私地想，哪怕妈妈患某种经年累月的慢性病。

华晚上打来电话，只说了几句，我们就这样拿着话筒沉默。1994年2月，岳父脑溢血病危，我们大年三十从澳大利亚往国内赶，到家时岳父已过世。季羨林老在《赋得永久的悔》里说：“看到母亲的棺材，我恨不得一头撞死在母亲身边，随母亲于地下。”华读到这篇文章时痛哭失



苟皓东夫妇面见习近平主席

声。此刻，她一定很想安慰我。

深夜，我和哥哥在妈妈的灵位前席地而眠。时差反应使我根本无法入睡。我不知道哥哥这些天是怎样熬过来的。哥哥小时候既帅气学习又好，是妈妈的骄傲，我曾暗地里嫉妒他。长大后，我一直敬重我这个厚道善良的骨肉手足。

妈妈的遗体在我到家的第二天火化。四位舅舅都到了，一切都由他们操持，哥哥、姐姐和我浑身重孝，我奉遗像，哥哥捧“老盆”（灵位前烧纸的灰盆）。妈妈是七、八位表弟和表妹们唯一的姑姑，生前很疼爱这些娘家

晚辈，我只认得这些表亲当中的一两位，见到他们都觉得很亲切。雨下得密，表兄弟们浑身打湿，一路放鞭炮。

三万里日夜兼程，终于来到妈妈身边了，心开始狂跳。走进殡仪馆的大厅，一眼看见了妈妈！脑子里顿时又是一片真空。我冲向前去，使劲冲过去抱一抱妈妈，我想亲一亲妈妈。无数只手从后面拉住我，我双脚离开了地面，竟从妈妈身边被拉开了。我恼怒地大叫：为什么不让我过去……？！没有人听到我的声音，我自己也听不到。淮南的规矩，泪水不能滴落在

逝者的身上。我不知道这个陋俗的出处，直到现在仍有些愤怒。

我呆坐在休息室里，很快，哥哥捧着骨灰盒踉踉跄跄地大哭着进来，我猛地站起身，接过来紧紧抱在怀里，竟是滚烫的，我宁肯相信那是妈妈的体温。

四  
离开淮南的前一天，三舅带着我和哥哥到洞山（淮南的北郊有低山）为妈妈选墓址。我选中了姥姥墓地不远处的一个地方，丈余，四周有天然青石，以后再多栽些树，妈妈在这松柏间偎依着自己的母亲一定很满意。

我倚着一块巨

石坐下来，山风拂面。“……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，我在外头，母亲在里头。”今后，这幽静的山坡就是我的一个精神驿站了。

三天后，我从安徽赶到河南。河南的二老把我抚养成人，在当年的社会背景下，许多日子很辛酸凄苦，但我们一家三口仍有不少很温暖的往事，那些记忆是我的无价财富。走进家门，我抓住二老的手，尽量保持平静。八十多岁的老人什么都明白，大伯老泪纵横看着我，娘抚摸着我的脸：“可怜我的儿”。

我是多么幸运的儿子！天下最大的幸福是母爱，我曾双倍拥有过。有母亲的牵挂，回家的路该是多么快乐。

该回非洲了。一上飞机就陷入沉睡，不知过了多久才醒来。

舷窗外，陌生的天空依然白亮。

一瞬间，满脸都是泪水。

（2003年6月于阿斯马拉初稿，2005年清明于圣乔治完稿。）

来源：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博茨瓦纳共和国大使馆网站